

二十四节气

冬至：冬天里最温馨的一个节气

王 寒

冬至日，丑时。天还墨黑一团，三门亭旁镇的杨家村就响起了锣鼓声，一身古装打扮的杨氏族人，从村中的各个角落聚集到祠堂。一长溜的红色宫灯，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，照亮了前行者的路。拜天坛已经搭好，供桌已摆好，祭品也一一放置妥当。寅时，这里要举行一场神秘而古老的祭冬大典。

这是杨氏族人冬至日最重要的活动。这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祭冬，在东南沿海的这个小村庄，已经延续了700多年。一代代的三门人在黎明前的冬寒中，举行“大如年”的祭拜。

在古人眼里，冬至是大吉之日。民间对待冬至，像过小年一样隆重，称之为“亚岁”。在乡村，过冬至更是草率不得，此时农事已闲，一家人在一起敬神祀祖，打打牙祭，在一年中最长的夜晚，享受着俗世的幸福。

冬至时节，已是隆冬，满地衰微，树木已是骨瘦形销，“冬至唔到勿讲寒”，数九寒天，始于冬至。古人为破解冬日孤闷，作了《九九消寒图》。

家乡的冬至日，家家户户要吃糯米圆。冬至

圆在水里煮熟后，要放在红糖黄豆粉中滚一滚，使糯米圆相互之间不粘连。滚过黄豆粉的圆子，颜色由玉白变为土黄，带着好闻的豆香味。这个过程，家乡人称之为“擂”。甜的“冬至圆”，被叫做“擂圆”“硬擂圆”或“翻糙圆”。

冬至圆亦有咸圆。咸圆里，是把猪肉、豆腐干、冬笋、胡萝卜、白萝卜等切成的细丁，炒熟后，包进糯米粉中。讲究些的主妇，会在象牙白的咸圆里点个红点，显得十分喜庆。老家把这种咸圆称为炊圆。

冬至圆蒸熟后，按惯例，祭祖之后，全家围坐一起，欢欢喜喜共享冬至圆。

冬至夜，家乡的人还要喝甜酒酿。牙黄色的糯米上，漂着细碎的桂花，带着些许的酒香。酒酿烧滚后，空气中，弥漫着甜蜜的气息。

也有吃鸡蛋酒的。取黄酒与红糖调匀，磕入三五只土鸡蛋，加姜片，隔水蒸熟。鸡蛋最好是奇数，老人们相信，喝了奇数的鸡蛋酒，更加补人。

冬至是合家团聚的日子。出门在外的，会想方设法赶回家。赶不回来的，老人们也要在席上为其摆上碗筷，以示合家团圆。过了冬至夜，就长了一岁，俗称“添岁”。

在家过冬至，节的味道浓得化不开。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吃着冬至夜饭，聊的，是旧年的人事、物事。暖黄的灯光下，有笑声和细语，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相守在一起，吃着滑软香糯的冬至圆，喝着香甜可口的甜酒酿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尘世的幸福，不过是现时的安稳。

冬至夜，酒酿甜，擂圆香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岁月静好，人间有味。一切都恰到好处。冬至，是冬天里最温馨的一个节气。



木刻·赵宗彪

冬至，在二十四节令中倒数第三，曾跟春节、端午、中秋等大节日并列，为四时八节之一。

往昔，北方老家过冬至，有“量老鸦儿，推年景”的习俗。“老鸦儿”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方言，指太阳。逢冬至天气晴朗，就见太阳在远处低低绵绵。它将阳光斜铺大地，从南到北，虽然淡薄了点儿，但也柔软的有几分温情。

冬至正午，撩起我家北屋的棉布帘，阳光便“忽悠”一下，闪进了屋里面，直抵北墙根；光洁瓷实的泥土地面上，立时像铺了一层淡黄的锦。

娘取出那把祖传的“尺”——不过是一把自制的笔直滑润的柳木棒，平日里量地垄、量粪方、量家织的老粗布，到大年三十晚，也郑重量一量姊妹仨这一年长了多少。冬至这天，柳木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——量“老鸦儿”。

娘将尺子贴着门槛直立起来，再拿一条线绳儿去量它投在地面上的影子。嗬，量“老鸦

时令笔记
量“老鸦儿”和画梅花

米丽宏

儿”，原是量阳光的影子呀。娘口里念叨着：“一尺七，饿死鸡；一尺八，不大差；一尺九，年景收。”这么一量，来年的年景，就有个底数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娘说，柳木尺的影子越长，就证明太阳离我们越远；太阳离我们越远，天气就会越寒；天气越寒，冻土层越厚，害虫就会被冻死啦。再者，化冻后土壤就会更松软。

看，这一切是不是都有利于庄稼的生长，那还不预示着丰收的年景吗？

喔。原来这量“老鸦儿”最直接的结果，是预测接下来一段日子的寒冷程度。那种对未知的探寻意味，令我们这些小孩子充满了惊奇。

后来我悟出，这个习俗里，既有对冬至节气的敬重，也有对严寒的达观和悦纳。

冬至，因此透露出了一股玄奥优雅的古典情怀。

然而，最有诗意的冬至事件是画梅花。“冬至日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

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。曰九九消寒图。”这是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里最美的消寒方法。

退休在家的信大哥，冬至日，和信嫂约定画梅，晴天画红梅，阴天画青梅，多云天气呢，就画成橘红色的。八十一天下来，一幅梅花图，欹斜有致，青红相间。数一数，那年冬天，11天多云，13天阴天，剩下57天，都是晴天。

梅花图上，呈现的是色彩，是天气，是八十一朵姿态各异的梅。每天，都有一朵梅花要开，青的，红的，或橘红的；涂梅的人，是庄重的，清雅的，安适的。如此心神俱在，哪天舍得平庸度过？

纸上的梅花涂完，回头看看窗外，春花春叶，已扑棱棱散开。

呵！我也欣喜地等待着冬至日。网上拍下的那幅《消寒图》正穿越时间和空间，向我飞来。我用辛夷笔配上胭脂红，在冬至，把梅花涂红第一朵。

传记

二是读书思考人生命题。“形质及寿命，危脆如浮烟，尧舜与周孔，古来称圣贤，借问今何在？一去亦不还。我无不死药，万万随化迁。所未定知者，修短迟速间”，“暮读一卷书，会意如嘉话，欣然有所遇，夜深犹独坐”，诗人手不释卷，独处精神世界。三是笔不停挥，创作一批诗歌。“复多诗中狂，下笔不能罢”，“我有乐府诗，从来人未闻，今宵醉有兴，狂咏惊四邻”。自写自咏，狂放不羁，效法陶渊明组诗，一写就是十六首，渭南除服总共得诗一百五十首。四是常饮常醉。“不以酒自娱，块然与谁语？”一杯复两杯，多不过三四，便是心中适，尽忘身外事。更复强一杯，陶然遗万累。”有时他劝自己，小饮三四杯就得，

更多时候，则是干脆放开喝个够。谁能知道，白居易对于酒精的依赖程度究竟有多深？

不外乎就是以上四件事吧。在效法陶渊明组诗前头，乐天写下序言：“余退居渭上，杜门不出。时属多雨，无以自娱。会家酝新熟，雨中独饮，往往酣醉，终日不醒。懒放之心，弥觉自得，故得于此而有忘于彼者，因咏陶渊明诗，适与意会，遂效其体，成十六篇，醉中狂言，醒辄自哂，然知我者亦无隐焉。”自画生活图像，跃然纸上。

白家虽然不富，乐天四事不闲，很有耕读境界。老友们时常接济一些钱，也能补贴救急。记载中，元稹、崔群、钱徽、李建等人，都资助过白氏丁忧生活，且不止一次，有银子

■ 作家出版社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

有马匹，还有药物书籍，给诗人以极大慰藉。

按说，三年丁忧期满，大都会补官起用。而白居易、白行简兄弟俩，却因李吉甫当权，迟迟得不到朝廷召唤。待到第四个年头悄然来临，白行简无奈先行一步，应剑南节度使卢坦之聘，到梓州（今四川绵阳）去做一名幕僚。

■ 希望出版社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尉完，小扎西扣上被扣，一脸轻松地说：“憋得我难受，现在轻松多了。”

那个大胡子兵刚才得意劲儿陡地消失，气得脸都变绿了，往铁丝网跟前凑了凑，咧着嘴龇着牙一副要咬人的样子。痞子军官还算识趣，一把抓住大胡子兵的胳膊。大概他也觉得自己的兵撒狗粪的做法有些下作，拉着大胡

子兵灰溜溜地走了。

这天正好是星期天，按照惯例，晚上每个班都要召开班务会。巡逻归来，林海平利用班务会时间，组织参加巡逻的一班士兵进行讨论，主题是“如何看待小扎西把尿尿到国外”和“怎么应对边境上的非军事冲突”。小扎西作为当事人，被邀列席班务会，小扎西受宠若惊。

有一次，小扎西见赵照提着马扎去一班宿舍参加班务会，小扎西也提着马扎跟着进了一班宿舍，把马扎放下，坐在赵照旁边。

一班长刘大强说：“小扎西，这是一班的班务会，要讲评全班上周的工作，大家还要交流思想，你不适合参加，请你回去吧。”

小扎西愣住了，说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刘大强说：“因为你不是一班的人。”

小扎西说：“我出操训练站在一班的队列里，站岗放哨我也跟赵照一个班，我怎么就不是一班的人啦？”

刘大强说：“那些都是你自己的行为，不代表你就是一班的人。”

小扎西仍不甘心：“那……吃饭我坐一班的桌子，这可是林海平安排的，应该算我就是一班的人了吧？”

赵照说：“你连班果哨所的人都不是，你怎么能算一班的人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哨所的‘钉子户’，我在这里吃，在这里住，在这里站岗放哨、出操训练，我就是哨所的人，也是

一班的人。”

行行摄摄

冬日的旷野

张贵宝 诗/摄



我来了
迎着朔风渐起的冬日
踯躅 旷野的小径
太阳 露不出一丝笑意
只有厚厚的彤云
深裹着 苍茫的大地

我来了
迎着朔风渐起的冬日
树 站成风景
嶙峋的肢体
泛不起半点儿绿的涟漪
雪花 挥洒着心情
希望 欲滴的水珠
挂在 仲冬的眉际

我来了
迎着朔风渐起的冬日
小径延伸着 寂静
旷野 深深浅浅
留下 一串串
我生命的踪迹

